

略论李东垣的补中升阳

南京中医学院 丁光迪



丁光迪老中医近影

李东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。他的学术成就，主要在于开创了内伤脾胃学说。这对中医学术的发展，是有重要贡献的。

内伤脾胃学说，它的理论核心，是“升降浮沉”。李氏认为“四时阴阳”，是万物生长变化的根本。如《内经》上说“天以阳生阴长，地以阳杀阴藏”，即是升降浮沉的意义。岁半以前，天气主之，春生夏长，即为升浮；岁半以后，地气主之，秋收冬藏，即为沉降。这是四时之气的顺序。升已而降，降已而升，如环无端，运化万物，都是一气为之主宰。而人亦应之。如脾之与胃，一升一降，即为一身升降之气的枢纽。

东垣学说，于升降浮沉之中，尤其重视一个“升”字，重视胃气，是“治病求本”，具有积极意义的。假如饮食失节，寒温不适，则内伤脾胃；喜怒忧恐，劳役过度，则损耗元气。脾胃气陷，流于下焦，谷气不得升浮，是生长之令不行，而元气不足。若此病情，如何确当治疗，东垣根据《内经》之旨，“劳者温之”，“损者温之”，以甘温之剂，补其中，升其阳，使元气来复，则其病自愈。这就是补中升阳的意义所在，而且广泛运用于许多病证。现择要阐述如下：

一、治疗内伤发热

内伤何以发热？因为饮食劳倦，内伤脾胃，脾胃气弱，不能运化水谷，饮食不化精微，反生湿浊；因气虚下陷，湿流下焦，阴被其湿，下焦之气不化，郁而生热，便成“阴火”，火性炎上，逆而上冲，脾胃又首当其冲，这就是所

谓“阴火乘其土位”。中焦之湿，与上冲之火，合而为邪，东垣称之为“湿热”，这就形成内伤发热的根源。这种发热，是内伤元气，“阴火”上乘，为不足之病。

其形证，发热是躁热，躁作则上冲头面，头痛目赤，欲得风凉，或得微汗亦解。心中烦热，手足心热。但平时则多形寒，喜得暄暖（东垣称之为寒热间作）。气息短促，少气懒言，疲乏无力，甚至气虚下坠，精神委顿。口失滋味，纳谷不香，大便溏薄，或虽成形而便次增多，甚至每食后即欲大便；亦有大便结成大粪块，欲解而无力者。脉虚苔薄，舌质较淡，湿热较重者，亦见薄黄腻苔，舌有齿痕。

病为内伤不足，不足者补之，宜甘温之剂，补中升阳，甘寒以泻其火热。主以补中益气汤。方用黄芪、人参、甘草补元气，泻火热。白术和胃，陈皮理气，升麻、柴胡引清气上升，亦以引芪、草、人参甘温之气上行。更以当归和营，使阳生而阴长，亦以调和气血。同时，可稍加黄柏以坚阴泻火，甚者或加黄连以泻心除烦，或加生地以补水降火，或合朱砂安神丸以镇摄“阴火”而安神明。

元气不足，尚有另一种病情，即往往发作无名寒热，遇劳即发，烦恼亦作，连番几天寒热，找不到明显的原因，经治或不治自愈，过一段时间又发作。这种病情，《内外伤辨惑论》早已指出，所谓形似表证而实非外感表证，仍宜服补中益气汤一二服，得微汗则已。因为元气虚弱之人，本已营卫不足，加之劳倦喜怒，则胃气更虚，无阳以护其皮肤毛腠，所以寒热乃起。治以补中益气汤，“非正发汗，乃阴阳气和，自然汗出而愈”。更有元气不足之人，易于感冒，或自汗盗汗，面色㿔白，或反晦暗，形

神疲乏,但不废行立。治以补中益气汤、丸,最好是作为粗散,加姜枣煎服,亦有良效。

假如湿热逗留,气虚又有兼挟证者,《内外伤辨惑论》另有《四时用药加减法》,从各方面作出从权变通的处理,可以随证应用,增进补中升阳的疗效。

二、治疗暑伤元气

夏令湿热大胜,天暑地热,人在气交之中,暑伤元气,湿伤脾胃。

证见四肢困倦,精神萎靡,懒于动作,胸闷气促,肢节痠楚;或气高似喘,身热心烦,脘腹痞胀,小便黄少,大便溏泄,或渴或不渴,不思饮食,自汗体重,脉濡,苔薄黄腻等症,这是夏令元气损伤,脾胃俱虚,湿阻气滞的病情。

治以清暑益气汤,用黄芪、人参、甘草补中益气,橘皮、当归理胃气而和血脉。苍术、白术,泽泻健脾渗湿,升麻、葛根升阳气,解肌热,炒曲、青皮消食快气。黄柏坚阴而泻火。五味子,麦冬合人参以益肺气而生脉。总之,是益气升阳,健脾化湿,又保肺生脉的配伍。益气升阳是治其本,健脾化湿是治标,保肺生脉又为随时用药,清金解暑而设者。

或者疑夏月湿热俱盛,用此方是否合适?其实,只要明确以下几点:①原书指出,“此病皆因饮食失节,劳倦所伤,日渐因循,损其脾胃,乘暑天而作也。”即本身还是脾胃内伤病,是发于夏令,而不全是暑令时邪之病。②没有明显的时邪湿热困中,不属于湿温、暑湿等病。③虽有脾胃证状,是暑湿气候的影响,但不是肠胃道有什么急性传染病。能排除这些病情,则清暑益气汤的其病其治,亦自心中有数,亦不致与王孟英的清暑益气汤证有所误会了。

三、治疗肺脾气虚

东垣书中称之为“肺之脾胃虚”。其病时值秋令,凉燥当旺,而湿热未退。

证见洒淅恶寒,形神委顿,面色㿔白,肺脾气虚而卫阳不振之象比较明显。同时,脾胃不和,湿热阻气,口苦舌干,饮食无味,谷入化迟,大便不调,甚至泄泻,小便频数,身重节痛。脉虚,苔薄白腻。这种病情,其实亦不

限于秋令,其它时间亦可出现;而且有时是以气虚泄泻出现的。

治以升阳益胃汤,补中升阳。药用黄芪、甘草、人参益元气,亦就是补脾而益肺气。柴胡、防风、羌活、独活升阳升清,配合芪、草、人参,能够益肺脾而伸阳气于皮毛肌腠;同时风药又能胜湿止泻。白芍合参术风药,能调肝脾而补肺。半夏在东垣之用,于肺病,于秋令,多加之,取其辛味,能开腠理,致津液而通气。合黄连,有苦辛通降之意,能调和脾胃之湿热不化者。白术、陈皮、茯苓、泽泻,健脾和胃化湿。合而用之,实际还是两个方面,一方面升阳益胃补肺气,是治其本;另一方面健脾和胃,清化湿热,是治其标。这种病情,属于内伤不足,应该刻刻顾护元气,从处方立名上就可以了解东垣的用意。

四、治疗泄泻

一般认为,“湿多成濡泄”,治以分化,利小便,实大便,这是常法。但对于脾胃虚弱之人,胃病湿多,脾气下陷而泄泻者,常兼气息短少,精神不足,懒于言语,肠鸣气坠,小便涩少,形寒怯冷等证,这是“阴盛乘阳”之变,即脾胃气虚,而浊阴反盛。东垣提出,“必用升阳风药”,使下陷的阳气上升,而风药又能胜湿,则其病可愈。主用羌活、独活、柴胡、升麻、防风、炙甘草等,或升阳除湿防风汤(苍术、白术、防风、茯苓、白芍)。这是“寒湿之胜,助风以平之”,“下者举之”的方法,目的是使阳气升腾,而泄泻自止。这又是从脾胃气虚考虑,治疗泄泻的一种方法。

五、治疗麻木

一般认为,麻木属风,所谓风行皮肉之间则麻。但不尽然,气不行者,亦多作麻。东垣曾说,“麻者,气之虚也。真气弱,不能流通,填塞经络,四肢俱虚,故生麻木不仁”。

其主证是,闭目则周身麻木,昼减而夜甚,觉醒则麻木渐退。或者仅在皮肤之间麻木,或者两腿麻木沉重,或者两手指麻木。身重气短,饮食减少。这种病情是“阳衰而阴旺”,即卫阳气虚,血脉不充于肌表所致。“不须治风,当补

其肺中之气,则麻木自去”。

治以补气升阳和中汤,即用补中益气汤的补气升阳,配伍白芍,合当归以和血脉,并根据兼症加味治之。在《兰室秘藏》中叠出七方,如温经除湿汤、补气升阳和中汤、麻黄桂枝升麻汤、补气汤、除湿补气汤、人参益气汤及导气汤等,都是一个路子,以补气升阳为主,又顾及兼证而加减出入,颇能反映从脾胃气虚着眼,治疗麻木的特长。

六、治疗中风

东垣认为,“阳之气,以天地之疾风名之。故中风者,非外来风邪,乃本气自病也。凡人年逾四旬,气衰者多,而有此疾,壮岁之时,无有也”。其病情轻重有三,如中血脉、中府、中脏(见《医学发明》)。若病在血脉,口眼喎斜,手足一偏软弱麻木,治宜养血通气,益气升阳,方如天麻黄芪汤(见《兰室秘藏》)。其方即为补中益气汤的加减方,主要加风药以升阳,通气搜风邪,并引甘温补气药以实表而固腠理。加养血活血药以和血脉。同时用清热化湿药以和脾胃。又如清阳汤(黄芪、生草、炙草、升麻、葛根、桂枝、当归、红花、苏木、黄柏),治口眼喎斜,颊腮紧急。在益气升阳的同时,并用活血化瘀药,这更开创了以益气活血法治疗中风,为尔后王清任的“补阳还五汤”作出了先导。

七、治疗外科疮疡

疮疡之证,初发于肌肉皮肤之间,是风湿热之邪,自外而来,侵袭于身,《内经》所谓“营气不从,逆于肉理,乃生痈肿”。一般治法,“宜泻其风湿热”,汗而发之,其疮即已,即是“消法”。但其人脾胃元气不足者,周身营卫之气亦消弱,既不能表达外邪,而且逗留不散,有转阴内陷之虑。此时治疗,东垣又善于运用益气升阳方法,即益气发汗,通其营卫,把“消法”与“托法”结合在一起,配伍运用,即是“内托”方法。具有代表性的方剂,如内托(托里)荣卫汤(见《医学发明》)。方以补中益气汤为主(补中益气汤去术、陈、升麻),补元气而托邪外达。伍以羌、防、苍术,升阳气,散风湿;并能升发补气之药于表,加强托里散邪的作

用。连翹、黄芩协同柴胡,清少阳之热而散结。桂枝、红花活血通络。合而成方,确有托里发汗,通其营卫,消散疮疡之功。《兰室秘藏·疮疡门》尚有内托羌活汤、升麻托里汤、黄芪肉桂柴胡酒煎汤等方,基本都是一个法则,仅是由于见证差异,用药略有出入而已。这些方法,很能反映东垣以补气升阳治疗疮疡的成就。

八、治疗妇女崩漏

崩漏有由于脾胃虚损,下陷于肾,湿热下迫,以致暴崩,或经漏不止者。其下多如水浆、质稀而淡,其人亦多怠惰嗜卧,四肢不收,困倦乏力,无气以动,气短,腹中逆气里急。此由饮食不节,或劳伤形体,或素有心气不足而致。“当除湿去热,益风气上伸,以胜其湿”。因为崩漏不止,属于元气下陷,而下如水浆,又属湿胜。

治以升阳除湿汤(见《兰室秘藏》)。药用黄芪、甘草补中益气,合当归则益气生血,苍术健脾化湿,升、柴、羌、独、防风、藁本、蔓荆子大举升阳益风气。因为升举脾胃,可以挽回下陷之气;大益风气,可以伸引阳气而胜湿。如此则不治血而血自止,不止漏而漏自涩。这是治疗崩漏的法外之法,而且很有启发意义。当然,东垣亦指出,“此药乃从权之法,用风胜湿,为胃气下陷,而气迫于下,以救其血之暴崩也。若病愈,经血恶物住后,必须以黄芪、人参、炙甘草、当归之类数服以补之,于补气升阳汤中加以和血药便是也。

另如柴胡调经汤(柴胡、升麻、葛根、羌活、独活、藁本、苍术、炙草、归身、红花),治经漏兼患泄泻者;益胃升阳汤(补中益气汤加神曲、黄芩),血脱益气,使阳生阴长。与上文都是一个宗旨。

以上所述,仅是举其显著者几种而言,已可概见补中升阳的成就,及其运用大略。

至于补中升阳的用药,主要是以甘温药补其中焦,并由脾胃而益肺气。以升阳药升清气、升胃气,使阳气旺,则一身之气皆能生长。这就是其立法制方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。目的是使元气来复,则内伤诸病可以随之而愈。